

第五十一回 親上親嫁女又婚男 樂中樂佳人配才子

這回說到松筠到任，年紀雖幼，頗有政聲。一則松勇的父親辦事明白，二則他是有錢，一錢不要，自然格外清正。奉到上諭，已知升授府尹，心中娛樂。日前看見京報，又接到兄弟家信，寶珠的事，早已知道，才曉得大哥哥是姐姐，大為詫異。想到公主之事，懊悔已極，怪道大姐姐說一團美意呢！總是我見識低微，不知好歹。

細想起來，兩個姐姐真是好人，如同慈母，我家富貴功名，全出他二人手內。他們如今已要出閣，留下現成基業，讓我兄弟受用，越想越見好處，不覺感激淚零。再想公主身上，又愁又喜，暗想此事有些不妥了，二姐姐出閣，自然帶了他去。許文卿是個好色之徒，樂得快活，除非要同二姐姐先討過來，才得穩妥。但我回絕了不要的，此刻怎麼說出個要來？心裡著急。又想好在是自家姐姐，有何妨礙？我設有不是，任憑姐姐責備一番，也不甚要緊。況且二姐姐為人最溫和，平日待我弟兄最好，斷不作難。倒是大姐姐不好說話，知道我要公主，他必定不依，著實有氣受呢！他不答應，莫說二姐姐不敢作主，連母親都拗他不過，不如去先求大姐姐，預備辱罵一場，只要他肯了事，就可以成功。

心裡想得停停當當，卻好接到這道恩旨，樂不可支，吩咐速辦交盤事件，趕忙交印，束裝起行，到京面聖。就回家見母，夫人甚歡喜。松筠接印到任，理理公事，也忙了好幾天。那天晚間二更以後，走進寶林房中，外間高燒紅燭，到裡間玻璃屏邊探身一望，見寶林卸了晚妝，雲鬢膩綠，粉面搓酥，耳朵上換了一對小金墜兒，上身穿件綠洋縐小袖皮（袷登），下面單穿著大紅緞褲子，盤腿坐在炕上，手中捧個銀手爐，用銅火箸夾火。彩雲立在炕旁裝水煙，面前銅火盆內，火光燄燄。

松筠偷看一會，才要進去，早被寶林看見，問道：「誰在這裡？」松筠忙應道：「姐姐在家呢。」寶林道：「要來就來，鬼頭鬼腦的幹什麼？」松筠道：「恐怕姐姐有事，瞧一瞧才敢進來。」寶林教他坐下，問道：「半夜三更闖進來，有甚話講？」松筠只是笑。寶林道：「誰同你嘻皮笑臉的，好沒正經，有甚話快說。」松筠道：「有件事要拜求姐姐。」寶林道：「我從來不替人多事。」松筠道：「自家兄弟，又不是外人，況這件事也非姐姐不可。」寶林道：「你且說來，為什麼事？」

松筠欲言又止。寶林道：「有話快講，吞吞吐吐的我不耐煩。」松筠笑道：「就是公主事。」寶林笑道：「公主你不要罷了，還待怎樣呢？」松筠笑嘻嘻的道：「原是此刻想要呢。」寶林怒道：「不愛臉，虧你說得出口，一會兒不要，一會兒又要，還由不得你的性兒！」松筠道：「好姐姐，全仗你成全，兄弟就感恩不盡。」寶林道：「你不必要，你沒有這個福分。」松筠道：「兄弟挺撞姐姐，如今知罪了，姐姐賞我罷。」寶林道：「這才是無緣無故的人。是他帶回來，我怎能作主？」松筠道：「只要姐姐吩咐一句，誰敢不依？」

寶林道：「就是你也不肯依我的話，如果早依我，人到久已是你的了，如今有甚挽回呢？」松筠道：「姐姐不肯賞我，也是便宜別人，還是成全兄弟好。」寶林道：「你別纏我，只要他肯，我都不作難。」松筠連連作揖。寶林回頭對彩霞道：「你去請二小姐來。」彩霞答應，笑著去了。

一刻工夫，寶珠帶著綠雲、紅玉，移步進房，松筠搶步上前道：「二姐姐沒有睡呢。」寶珠點點頭。寶林讓他上炕對坐，彩雲等幾個送茶裝煙，一旁侍立。寶林笑道：「筠兒來求我，想要公主，同我纏不清。我所以請妹妹進來，肯不肯，你當面回他，免得和我胡鬧。」寶珠會意，冷笑道：「沒有這種容易事，今日又想了，當日也該給人留點體面。」松筠只是陪笑陪罪。

寶珠道：「你不要他，我倒不氣，這種殘花敗柳的，可不要你領我白情！」松筠道：「二姐姐也挖苦夠了，饒了我罷。」寶林道：「誰教你當日挖苦人呢？」松筠道：「我再不敢。」寶珠道：「此刻假小心，未免遲了。」松筠歎道：「我原知道遲了，二姐姐不過替姐夫留著，何不分惠把兄弟？況且姐夫已有了三、四個，過多也用不著。」

寶珠臉頰通紅，用手摸著繡鞋，低頭無語。寶林喝道：「你有求於人，還敢挺撞人，我不依你！」，松筠連忙陪笑道：「我不過取笑的話，姐姐們倒當真了。」寶林道：「誰和你取笑！」松筠道：「從此不取笑就是了。」寶林道：「很不顧體面。」松筠道：「請教姐姐，要怎樣作難才肯賞給兄弟？」寶林道：「你自己著意。」松筠道：「負荊請罪，好不好？」就取了一枝門門，走到寶珠面前，請了一個安，寶珠到笑了。

松筠又到寶林面前請過安，彩雲等大笑。寶林道：「不識羞的東西，你還沒有挨過打嗎？今天做出這種醜態來。」松筠道：「真的，從小到如今，不知挨過多少打，二姐姐更狠，還要殺我。」寶林也笑道：「虧你好意講出來，為個小老婆，也合配這麼求人？」松筠道：「家裡姐姐，我才這樣的，如果別人，我肯去求他呢！」寶林道：「別人怎樣，可以倒使蠻勁兒了？」松筠笑著，謝了一聲出去。寶林笑道：「也取笑他夠了。」寶珠閒談一會，也回房安息。次日就將公主給松筠收房，兩情歡洽。

轉瞬寶林吉期將到，合家忙亂，陳設妝奩，批了一千頃田，撥了四個莊頭，其餘物件，不能細載。各處張燈結綵，掛紫懸紅。新房裡翠繞珠圍，花團錦簇，真是屏開孔雀，褥設芙蓉，說不盡風流富貴。三日前李府送官誥到來，笙簫迭奏，彩緞橫披，熱鬧已極。頭一天暖房，就有許多親友來賀，松筠弟兄接待。松勇又回來了。內裡夫人備了酒席，請出寶林，母女兩個，大哭一場，寶林略坐，寶珠勸慰，飲了兩杯就散席。寶珠選了二十名美女，送給寶林。

正日這一天，文武百官，都來道喜，擁擠不開。黃昏時分，大媒先到，是兩位朝貴，松學士同年。少刻墨卿擺齊全副執事，開鑼鳴道而來，門前下轎，請親發出來，迎接上廳，大家見禮，音樂齊作。送過三道茶。墨卿繡衣玉帶，骨秀神清，好個風流佳婿，親友個個稱羨。請新人出堂，同拜天地，坐牀撤帳，吃百子湯，飲交杯酒。墨卿偷看一眼，寶林美麗如仙，格外歡喜。廳前酒席擺齊，諸客入座，墨卿當中一席，階下粗細樂吹吹打打，飲到更鼓後席散，送入洞房，女貌郎才，真不知幾生修到！二人同入羅幃，如魚得水，果然千般恩愛，萬種風情。

次日早起，拜見姑母，隨同二位阿舅平拜了。又請見阿姨，寶珠羞澀澀的，同墨卿見禮，墨卿對他微微而笑。墨卿禮畢，寶珠頭一低，忙走進去。夫人含笑，就請墨卿房中坐了一會。三期倒回門，李公夫婦見了媳婦，非常眾喜，請了多少親友，好些女客陪新，到晚雙雙回家。第四日，松府請會親，又熱鬧一日。從此朝歡暮樂，你貪我愛，一個是才人魁首，一個是仕女班頭，或評花醉月，覓句裁詩，更有彩雲、彩霞，在房中助興，好不快樂。

時光易過，已到臘月初一，皇上就有恩旨，賜了許多珍奇，還有珠冠蟒服，玉帶袞裳，八對宮燈，兩對金蓮寶炬，傳旨文武百官，都要去賀喜。夫人的陪奩，早已齊備，也是一千頃田，四房家人媳婦，紫雲、綠雲、紅玉之外，又選二十四個美女。松筠立意定將直隸四個當舖，陪送兩個姐姐，每人兩個。至於珠玉珍奇，陳設鋪墊，以及衣服、被褥、箱籠、桌椅、器皿物件，不計其數。

送奩那一天，用五千名人夫。松夫人猶以為薄，對不住女兒，於鋪箱時又添了十萬白銀，五萬黃金，十串明珠，還要將征南帶來的好寶物，並羅華島的賫材與寶珠帶去。寶珠立意不受，說留在家裡，要用來取。夫人就著墨卿同幾個內親送奩，一路大吹大擂，好不風光。五千名人夫，也就同出兵一樣，擠滿了街道。到了許府，有些親友迎接新親，墨卿等進去，眾家人領著夫頭，紛紛搬運，整忙了一天，將新房鋪設得錦天繡地，金碧交輝，珠箔銀屏，鸞衾鴛被。新房就在左手副宅子裡，共是九進，預備他弟兄做洞房的，此刻已擺滿了。

墨卿辭了眾人回來。晚間夫人備酒席，同寶珠談了半夜，寶珠十分傷心，母女相抱痛哭，合家陪去多少眼淚。到了吉期，賀客盈門，貂裘滿座，門外全副儀仗執事排滿。午後，文卿行親迎禮，松筠弟兄同眾親友接待，文卿一品服，寶石頂，雙眼花翎，就用寶珠的品級，更顯得骨格清高，丰神都雅，珠光寶氣，鳳舉霞軒，真正是持重如金，溫潤如玉，人中鸞鳳，正好配這個女中丈夫。

家人相陪坐了一會起身，張山人、李榮書兩位大媒，領著出門上轎，紫雲、綠雲、紅玉等同二十四個侍女，前走一步，排開執事，好不威光！當先一對奉旨完姻的金牌，鳴鑼開道，玉棍攔街，單是銜牌，共有幾百對。寶珠自己的官銜，也就不少，闊不可言。其餘並著寫的，如祖孫宰相，父子尚書，弟兄督撫，叔姪翰林，還有些舉人進士，主考試官的牌科，分總寫在一起，再加上許府迎親的全副儀仗，排了三、五里長。

又有京營許多將帥，掛刀護衛，松勇騎著頂馬，背上一匹黃緞子，繫著上方寶劍，一對對黃執事，擁著誥亭子，龍鳳旌旗，白旄黃鉞，排列森嚴。八對宮燈，十六對提爐，引著八人花轎，笙簫鼎沸，儀從紛紜。一路車填馬塞，錦簇花團。進了府門，轎子登堂，請出新人，同拜花燭。洞房中寶炬光搖，金爐香裊，燈彩鮮麗，照耀生輝，說不盡風流香豔，富貴榮華。坐牀撤帳，文卿心花都開了。

外面文武百官，衣冠劍佩，東廳上是張山人、李榮書兩位大媒，同慶宮保、劉中堂、周尚書、趙侍郎、朱祝山、吳子梅一班老輩；二廳上是翰詹科道，六部九卿；花廳上是些旗員，同些提鎮官並京營將帥，正廳上王公大臣，侯伯駙馬；花園裡都是文卿、寶珠的同年相好。酒席不計其數，內裡也有好些女客。用過酒席，桂柏華、雲竹林等人拉了文卿來，同看新人，又吩咐移過一桌酒席進房。

柏華等走進內間，見寶珠坐在玻璃屏外，花冠繡帔，玉帶袞裳，凝重不佻，清華尊貴，越顯得千嬌百媚，國色天香，果然仙子臨凡，花神降世，人間無其麗也！覺得容光射人，不可逼視。一群侍女，分列兩旁。諸同年上前，也有叫年兄的，也有稱宮保的，大家狂笑起來。柏華道：「松年兄，今天為什麼不理我們？難道忘了年家情分了？」竹林笑道：「此刻同秀卿講不得交情，文卿在這裡，就不依你。」

眾人取過一枝紅燭，一定要看新人。文卿道：「你們不混鬧，難道沒有見過他麼？」眾人道：「那不能，平日不如今日好看。」洪鼎臣笑道：「他又是誰？你怎麼不叫秀卿了？」柏華笑道：「如今要叫芳卿、可卿才是。」文卿道：「胡說什麼。」眾人看了又看，個個目定口呆，神魂顛倒。

桂柏華慙跳異常，定要掀起繡裙，看看小腳，羅襪一鉤，瘦不盈指，還被柏華在腳尖上捻一把。文卿弟兄上前，拖了眾人入席，傳杯弄盞。椿榮道：「松年兄何不來用一杯？」竹林道：「人也沒理你，真正沒意思。」椿榮道：「你不必忙，松年兄時常同我們會飲，我敬他的酒，必定肯賞臉。」說著，便要起身。文卿一把扯住道：「多謝盛情，我代飲罷。」椿榮道：「干你甚事？都是同年，何分厚薄出來越俎。」又庵笑道：「世叔這說，未免有些上當了。」眾人大笑。椿榮道：「好嗎？你倒取笑我了，莫怪我們給你馬桶蓋頂。」眾人又笑起來。

眾人道：「我們行個吉慶酒令，熱鬧些也好。」柏華道：「要行令，還是那個《紅樓夢》的故事，倒很有趣。」竹林道：「說起那個令，秀卿那天也夠受用了，氣得了不得，連面都不肯吃，只管說要走。」柏華道：「事由前定，偏偏叫他抽到那幾個故事，做出好模樣來給人瞧，竟弄假成真了。」正在說笑，家人通報，李宮保進來。不知墨卿進來怎樣，且看下文分解。